

# 对生命与生存的质疑<sup>\*</sup>

——徐铎小说论

刘 金 冬

(文史学院, 辽宁大连 116622)

**摘 要:** 徐铎的小说通过对生命和生存的质疑, 寻求人生意义的底蕴, 张扬原始的生命力量和人性的尊严, 显示人之为人的奥秘所在。

**关键词:** 存在 尊严 人性 生命

人, 作为个体, 要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奔忙; 人类, 作为总体, 也要为类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奔忙。所以,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, 都必须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奔忙。具体地说, 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做些什么呢? 这就包括两个方面: 一是人与自然的斗争, 从中取得食品和物质方面的需要, 并因此锻炼人的肉体力量; 二是人与人的斗争, 从中取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, 并因此锻炼人的精神力量。所以, 人的生存是极为艰难的。不论是面对自然还是面对他人, 他都必须都是强者, 既要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, 又要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, 同时还要面对良心的责问。人在这诸多方面是如何应对的, 就显示了人不同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境界。在这个“天下熙熙, 皆为利来; 天下攘攘, 皆为利往”的社会环境中, 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可能恰好影响一个仕途和财路, 或许一个人因此穷困潦倒, 死于非命。但人作为人, 不仅要存活, 要发展, 更重要的是以怎样的方式存活和发展。这是文学最关心的话题, 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。徐铎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, 都试图昂扬一种健康的人性——为美、为情、为义, 人可以放弃利益, 甚至放弃生命。同时也在努力鞭挞那种见利忘义、自私自利的人生观。徐铎的小说可以说是生命、自然、人性的赞歌。

## 一、生的艰难与活的价值

大海是人类的丰富资源之一。欲话说: 靠山吃山, 靠海吃海, 生长在海边的人就向大海索取他们的生存需要。在徐铎的小说中, 大海不仅是人们的

生活所需, 也是人们的精神所需。徐铎就是以海之子的眼睛看人看事的, 他以大海一样广博、宽容和正直的胸怀来评判他小说中的男男女女, 使那些苟且、猥琐和肮脏的人与事受到唾弃和蔑视。大海向人们展示的, 首先是生命的壮观与辉煌。每年春秋两季, 大海的生灵就不顾一切地繁衍他们的子孙。海狼为了生产, 差点儿丢了性命。她下决心不能再生孩子了, 但春天一到, 她就忘记了危险, 又游到岸边生产了。海宝的妈妈和坤儿在临产之际, 说了同样一句话: 只要生下我的孩子, 让我死都行。人和动物一样, 都是用大命换小命。《易经》说: 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一生二, 二生三, 三生万物” 如果没有“生”, 就没有生命的延续, 那么生命就自然而然地灭绝了。苏格拉底在临死之际, 也考虑过“生”的问题。他认为, 生一个自己的孩子, 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。孩子作为个体生命延续了祖先的生命, 于是, 死就不存在了。鲁迅也“要一个人顶住黑暗的闸门, 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。”因为青年是人类的希望,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。就因为“生”有这样的意义和功用, 所以, “生” 尽管艰难, 人们还是要生。没有孩子的人难免有空虚、凄凉、悲哀之感。儿孙绕膝、四世同堂才是人生至福。《海狼》细致入微地写了海狼和坤儿的生产。坤儿好不容易才怀了孕, 结果又生不出来。海宝领着他们夫妇俩走过 20 多里的冰海, 这冰海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, 而海宝又与他俩有仇。但新的生命的诞生将成为他们和好的契机。当他们终于到达沙滩的时候, 坤儿生下了

<sup>\*</sup> 收稿日期: 2000—03—02

作者: 女, 1964 年, 大连大学文史学院讲师。

一个男孩，欢欣和喜悦立即代替了疲劳和烦恼。孩子、星星和火堆使他们感到温暖、快乐。这时，海狼也战胜了死的恐怖，她卧在刚刚生下的两个孩子身边，慈祥、幸福、忘记一切……这是一篇生命的礼赞！生命是什么？“漫长又艰难的跋涉、爬行……生不易，活着更不易。一切的一切，无不是为生活所累。人就是这样世代代累着。”生命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。作者把人的生产与海狼的生产安排在同一时空下，花费同样的笔墨去描写，表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与生的艰难相联系的，就是活的价值。活出尊严，活出个性，甚至不惜以死来换取生命的高贵与纯洁。可以说，徐铎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。《第五纵队》汇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渣滓和败类，在那里随处可见人对人的捉弄和践踏，王胡子在这里又是最让人看不起的。但他也有他人生的丰富和做人的尊严。他自己舍不得喝酒，却把钱都给了一个曾经十分信任他的女人。当“我”要他帮忙找一具尸体时，他竟然答应了，并为此丢了性命。按理说，他做过长工，当过胡子，现在仍然干着拉粪的活儿。他不需要讲什么尊严，也没有受过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教育，只要能活着就行。但他有良心，在“板肋”、汪杠头都拒绝帮忙的情况下，他却愿意帮忙。因此，这个一辈子窝窝囊囊的人也活出了人性的尊严，他的死甚至使他显得灿烂辉煌，并因此得到了人们的尊敬。孙猴儿是个可怜的让人讨厌的人，但当他知道被自己蹂躏的女人已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，良心发现了，他竟十天不吃不喝，活活饿死了。他要求葬身大海以洗刷罪恶。他以死赢得了大家的谅解，船长说：“你是一个真正的水物”（《脊美鲸》）。古小妹（《烛光》）是个独眼的漂亮姑娘。她心地纯洁，有美好的理想与追求，在旧兵营那个卑贱、龌龊的地方，她象一丝微弱的烛光，使我有力量有信心。但为了抗拒母亲逼婚，她竟自杀身亡。这种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精神才是人生尊严的象征……王胡子、孙猴儿、古小妹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为了获得生活的日常需要，必须付出尊严甚至人格的代价。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辛苦操劳中，他们的心灵并没有麻木。王胡子在那样不堪的环境中，仍然有情有义；孙猴儿，卑鄙无耻，却也能幡然醒悟；古小妹，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，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爱

情理想。……凡此种种，无不使人动容、落泪。因为这里有生活、有生命、有人的尊严和价值。

## 二、活的艰难与活法种种

活是艰难的。每一个活着的生灵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人和动物日夜不停地奔忙、操劳，无非是为了个体的存活与延续。但“世上所有的活物生活的艰难程度难道还有甚于人的么？”（《第五纵队》）因为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体，人同时还有灵魂。人不仅为自己的肚子痛苦，同时也为心灵痛苦，人不仅要战胜自然，还要战胜他人和自己。如果一个人仅仅为活着活着，从不思考和忏悔，这人就无异于动物，在人群当中是要被唾弃的。如果一个民族是为活着而活着，从没有理想与信念，这个民族是要被欺侮的，甚至要被征服、灭绝的。鲁迅通过阿Q“画出国人的魂灵”。老舍通过猫城画出民族的魂灵。鲁迅、老舍以他们对“国民性”全面而深刻的思考警示着后人，希望国人改变他们的魂灵，勇敢地面对现实，为改变命运奋起抗争。这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主题。但时至今日，这一主题仍在继续。高晓声以“陈奂生系列”使鲁迅的“国民性”思考得以延续。徐铎也以《堡垒》等小说丰富了这一主题。

《堡垒》是对一百年前日俄战争的形象记录。这两个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残酷厮杀，目的是争夺对这片土地的占有和统治。徐铎在这里不是要揭示为什么日本人反打败俄国人，而是要揭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做奴才——或者给统治者做奴才，或者给洋人做奴才。巴有禄是一个典型。当俄国人进城时，作为一镇之长，他不是组织全镇人民奋起抗争，而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一镇百姓全是顺民。并保举郭福安为俄国人修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。当日本人进来时，巴家大院又成为日军的前线指挥部。巴有禄又在日本人面前保举张大锤，利用地脉说在地下打一条通道，炸掉碉堡。“半年工夫，巴有禄当了两朝元老。”

巴有禄既巴结俄国人，又巴结日本人，目的无非是保全性命，获得好处。而这样一个应该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，却受到全镇人民的爱戴和艳羡。甚至能赢得死后牌位供进孔庙的殊荣。同样，张大锤为了得到日本人的重用，日夜巴结巴有禄，并设计谋害同门师兄郭福安。当郭福安被土匪害死之际，正是张大锤得到重用之时，但日本人也让他与

碉堡同归于尽。在这场日俄斗法中,死的最多最惨的是中国人。有名有姓的象马世勤、柳金堂、卢老五、张大锤,无名无姓的是成千上万被俄国人征用修碉堡、被日本人征用炸碉堡的民夫。中国人眼睁睁地看着同胞被异族凌辱和宰杀,自己只能充当看客,麻木不仁的看客。只有一个八岁的孩子杀死了一个俄国传令兵,日俄将领都饶恕了他。因为他是为了保护妈妈,孩子的身上有着人性的尊严。

这里的人要做的事很简单:活着。无论怎样屈辱,都要活着。因为活着是最重要的事,所以,凡是可能威胁生命的,他们都不做。当女人和孩子大声呼救时,“惊扰不了在田间劳作的农夫,打动不了在林中捡草砍柴的樵夫,迂腐的文人一心只专圣贤经书,懦夫懒汉掩上了小院柴门”。当日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,土地的主人们仍然忙碌着操劳着自己的生计,好象战争与他们全无关。当他们帮助日本人打通地道并提供火药炸掉碉堡时,“日本人发了些银两,待那火光消失之后,又该核计核计该种哪茬庄稼了。自然,有人惦记着海,想打造艘船……”。

就因为这土地的主人缺少斗争精神,缺少进取精神,甚至缺少最起码的人性尊严,所以才沦为外国人的“狗”。俄国人来了,给俄国人干活,日本人来了,给日本人干活。无论谁来了,有我的饭吃就行。所以,鲁迅说,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: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连奴隶都做得不稳的时代。

《守墓人》更是一部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小说。周大福为邵家守坟。坟没了,他仍然守着。因为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了。他不缺肉,不缺面,也不缺女人,生活很滋润。但当他看到电视时,他不再满足了。作为守墓人,他开始盗坟了。邵家的坟够他挖一辈子的,那里有很多值钱的东西,可以换来他需要的各种东西。这种世俗、投机、愚钝的人却能有吃有喝,万事不愁,而那些努力、进取、聪慧的人都历经人生磨难,痛苦和坎坷。但生命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存活吗?仅仅为了满足食色之需吗?在鲁迅看来,这是人本性的“萎缩”与“奴化”并认为,人的“生存、温饱与发展”是有条件的。“我之所谓生存,并不是苟活;所谓温饱,并不是奢侈;所谓发展,也不是纵欲”。(《华盖集·北京通信》)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象周大福这样,那么社会不但不会发展,反而会倒退以至于灭亡。而象邵宝田

《进里的光景》)那样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的得失,结果也会很可悲。他有八百亩良田,但当日本人要买时,他却疑虑了:他想地下有宝贝,不能卖。当他深翻二尺,并无宝贝,又累死了两匹大洋马时,他后悔了。他主动找到佐佐木,因为他的地不能长庄稼,莎莎又在他的地里溜马,他只有卖了。他早就忘了爹的嘱托:“庄稼人的要就是脚底下的踩着的地”。宋双和《大船》更是一个心胸狭窄、报复心切的人。他倾家荡产地借日本人之手杀光得罪他的一村百姓,结果他自己和他的全家也象大船一样从这个城市消失了。他不仅一文不名,而且背了一身血债。他能逃出这个城市,他能逃掉冤魂的责问吗?

也有为名誉和公平而抗争的人。郑纸匠《灯节》)糊了一条活灵活现、为山东人争光的龙时,他决定不要钱了。因为有比钱更使人象人的东西:声誉。王福财《稻米的故事》)种的稻丰收在望时,他发现宫本会毁约的,他将一无所有。于是他一把火烧掉了上百亩稻米,然后逃跑了,他烧掉的是自己的劳动果实。但这种做法才使他象一个男人。肖老大《英雄魂》)在战争年代是英雄,但在和平时期,他是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工人。他不但隐瞒了自己英雄的身份,甚至为他人的幸福一次次地放弃自己的利益。郭宇智《机关、机关》)在机关工作了三十年,现在除了一身债务,一无所有,但他有勇气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。当他辞掉公职,成立自己的设计室时,第一个设计方案就使他不仅还了债,还能买一套象样的公寓。张老道和黄先生《神笔》)隐居多年,却仍敢在给日本人准备的檀香板上题字,而不管后果怎样。丁宝衡《枯水季节》)面对重重阻力,仍然不懈努力,坚持让瘫痪的石材厂重新运转起来。……

当然,我们国民中最多的不是这两种人,而是在世俗生活的艰难困苦中磨炼出来的小智小慧,象张三国的可爱,孙小磨的可怜,木匠师徒的可笑《十字街口的人》)。他们才代表了我国国民庸常而稳定的生活。

### 三、大海情法与人生哲理

徐铎对于能表现人的原始生命力量的大海情有独钟,他以大海为题材的小说最多。也许是他的跛足使他对健康有补偿性的心理需求;也许是大海最能展现人的本质力量,大海是他的精神,他的灵

魂，他的爱。他在写大海的小说中，不仅写人与自然抗争的可敬姿态，也写了人与人相处的复杂状态。在这个独特的领域内，弘扬瑰丽的自然与人的生命的力量，贬斥非自然、非人性的存的。

《脊美鲸》是一部非常优美也非常复杂的小说。作者发誓要让它与麦尔维尔的《白鲸》相媲美。小说以捕鲸船为背景，写了两个凄婉悲凉的爱情故事。五爷因为爱海莲而使她葬身海底。五爷不能原谅自己，他每天都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以逃避内心的不安。但五爷是一条真正的闯海汉子，他有着非凡的悟性，与大海搏斗了一生。大海也特别厚爱他，有一次他迷失在大雾里，脊美鲸却象小岛一样庇护了他——他晚上……。水手“孙猴儿”也以自杀的方式向那个被她蹂躏的女人谢罪。在他们身上，有着人性的力量和忏悔意识。相比之下，船长则显得区恶残忍。因为他的生殖器被大鱼咬掉，他发誓要杀掉所有的大鱼。当他们的船遇到一对原始、美丽、神秘的正在交尾的脊美鲸时，全体船员都被这美丽的自然景观所震慑，它把人们带到了爱的神圣世界。正当人们沉浸在这一和谐美好的情景中时，船长却命令开炮，并亲自开炮打死了雌鲸。这时雄鲸不顾一切地紧贴在雌鲸。被船长激怒的炮手开炮了，但船长却亲手放了雄鲸。……在美丽的自然万物面前，人变得奇丑无比。船长是个阳痿状态的人，他的精神也是阳痿的，对美好的人性有着刻骨的仇恨。

而另一个船长郭海亮《北方的海》在大海的波涛里，不仅练就了征服自然的伟力，更炼就了一颗博大的胸怀。当他与船员们一起与“过龙兵”展开搏斗时，那种壮阔、宏大、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好象只有在人们想象中的原始洪荒时代才能看到。此情此景，竟唤回了莲琦姑娘的爱情。但海亮只忠于记忆深处的恋人，受过高等教育的莲琦与过去的莲琦有着巨大的落差。海亮发现，自己所钟情的女子不再是感情所系念的那个人。他很痛苦，无法接受。因为性与情是二而一的东西。远离情的性是野蛮的，粗鄙的；远离性的情则是苍白的，病态的。有着健康体魄的海亮同样也有着健全的人性，他放弃了莲琦。这个在心里发生十多年的爱情，在生活中消失了。它留给人的是思索和遗憾。同样只在心里发生的爱情是《旋风网》。这好象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鱼挑子爱上了美丽出奇、贤惠出奇的青

婢，但他不说，也不表示。他只是隔天登门去织一个旋风网，他既不打鱼，也不卖。他只是借此机会去看一下让他动心的女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青婢的爷爷死了，青婢的傻子小叔也死了。鱼挑子也死了。青婢给他穿上自己做的鞋，然后头发全白了，也死了。人们给她立了一块烈女碑。但青婢为什么要守寡呢？为了不让人们说她“克夫”，为了养活婆家，为了自己的好名声。但鱼挑子为什么要爱得这么绝望？也许在作者看来，只有发生在想象中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。当你把想象变成现实时，想象的美好就不存在了。《海狼》里的张财和坤儿就是一对现实夫妻。坤儿的怀孕，多亏海宝提供的海狗肾；坤儿的生产，是海宝的鼎力相助的结果。而那些没有实现的爱情，才是人美好心灵的闪光。海亮在对莲琦的思恋中，完成了人格的再塑；鱼挑子在送取旋风网的路上，走过愉快的一生。甚至两个小海赖子《海贼》在对海燕的爱恋中，才使自己的人性更健全。

但在人生的路上，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。有着某种不可摆脱的劫数或说宿命才是人生常态。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某种东西可能纯属子虚乌有，最后还可能葬送人自身。小塑师《装脏前后》爱上了秀子，他想偷后土娘娘肚子里的72宝送给秀子。但秀子死了。小塑师也老了，他始终不渝地掏着后土娘娘的肚子，最后，“文革”时砸了后土娘娘。他发现肚子里装的是草和老鼠屎。小塑师的梦落了空。但如果不是为了那72宝，小塑师可以一生住在庙里，变成住持道人呢？张财《小龙岛纪事》也是如此。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。但他万万没想到他会死在蛇的手里。他反复说：“蛇有什么好怕的，毒蛇也不怕，最可怕的还是人。”这只能归于宿命。面对纷纭复杂、变幻莫测的世事，人算什么？在自然万物的博大与永恒面前，人算得了什么？人确实渺小、无奈，孤立无援，但人有理想、有信仰、有思考、有内省，只有人才能战胜自然，战胜他人，战胜自己，赢得胜利。

总之，徐铎是一个有探索精神和高尚追求的作家。对生命的赞颂、对生存的质疑，构成了他作品的主旋律。在这个精神日益匮乏、物欲日益泛滥的时代里，徐铎作品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作品本身的意义，成为人们心灵的需要。我们的时代呼唤更多一些徐铎，更多一些徐铎式的作品。